

從檢驗書看穴位詞的語義 演變及相關問題

高婉瑜

提 要

漢語史學界對穴位詞的所知甚少，限於談醫書中穴位名由來。每種文獻的語言風貌有別，反之，從語言可窺知文獻形成的脈絡與書寫態度。有鑑於此，本文在材料與對象上做新嘗試，將檢驗書與穴位做有意義的結合。

首先，擴展穴位本體研究，從《洗冤集錄》揀出多義穴位詞“肩井”、“肩髃”、“缺盆”、“頰車”、“髮際”、“曲鬢”、“太陽”、“太陽穴”、“鼻山根”、“印堂”、“腰眼”，觀其歷時發展，澄清注解之誤，辨明義位及語法搭配，推測語義演變方向與機制。接著轉換視角，站在檢驗書立場，歸納穴位分布傾向，反思檢驗記錄的疑問，及後代的處理態度。

本文發現檢驗書的穴位詞出現新義位。單義穴位詞用穴位義，多義穴位詞語義趨向一致，指體表或骨骼。根據書證及語義演變的系統性，筆者認為穴位義出現在前，體表或骨骼義在後，促使語義變化的機制是轉喻。在滿足交際需求與詞彙空缺兩條件下，促使穴位轉喻出體表或骨骼義。

檢驗書穴位的分布集中於臉部，其次是肩部，因為臉部是驗屍的重點項目。檢驗書的急救法曾以體表定位，是重視實用的表現。基於《洗冤集錄》權威地位及檢驗者素質，對此後代選擇原文照錄，不另補正，透露了檢驗體系始終堅持實用的價值觀。

關鍵詞：檢驗書 《洗冤集錄》 穴位詞 多義 轉喻

一、前言

多義詞是常見的語言現象,形成過程就是一連串語義的演變與發展,筆者閱讀檢驗材料時,發覺一批有趣的醫學行業語(或術語)“穴位”,¹不做穴位義,而是指“體表部位”或“骨骼”。令人好奇檢驗系統的穴位詞是何種面貌呢?

穴位詞是詞彙學較少觸及的對象,談到人體穴位,首先想到傳統醫書,醫籍無疑是穴位詞典型載體。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文獻從不同層面記載穴位詞,如檢驗書,便是認識穴位詞的另一扇窗。

檢驗工作是為驗屍服務,檢驗書記載現場勘驗與屍體傷損情形,釐清死因,作為斷案量刑之據。基於工作性質,書中詳細記載人體部位。檢驗語境提供與傳統醫書不同的條件,呈現穴位詞另一層意涵與功能。以下將從文獻述評與研究材料等說明中,呈現選題的價值與思路。

(一) 文獻述評

本文以目前所知最早的檢驗書宋代《洗冤集錄》(1247)作為篩揀穴位詞的範疇,其他檢驗書為輔助資料(見本節第二點)。宋慈(1186—1249)是建寧府建陽人,進士乙科,曾任廣東、江西、廣西、湖南刑獄,他參考傳世檢驗書籍及自己多年的驗屍經驗,秉持“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的想法,撰成《洗冤集錄》,目的是“洗冤澤物”。

1 “腧(shù)穴”是身體穴位的總稱,又稱節、會、穴位、氣穴、孔穴、穴道等等,是氣血彙聚、轉輸與出入之處,是疾病的反應點,針灸推拿的刺激點,可細分經穴與經外奇穴。本文統一稱為“穴位”。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世界通用的經絡穴位系統(The Systematized Can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將穴位分為14經穴(又稱正穴,有361個)、經外穴(又稱奇穴,有48個)。經外穴可能轉變成經穴,如陽關、中樞、風市等等。要注意的是各書所收經外穴數量不一,如明代《針灸大全》卷7有35個,清代《勉學堂針灸集成》收144個,現代的《針灸經外奇穴圖譜》與《針灸經外奇穴圖譜(續集)》收了2183個。換言之,許多經外穴未收入WHO的穴位系統。筆者除了參考傳統醫書,亦吸納現代的針灸新知,文中討論的穴位包括經穴與經外穴(不限於WHO所收,如山根、髮際等等),所言之經外奇穴均被《經外穴精選》收入。參見張仁編著:《經外穴精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頁28—332。

該書共有 5 卷,分成 53 條,內容主題包括宋代的檢驗法令、驗屍方法、檢查骨脈、驗各種傷勢、中毒現象、提供急救方法。現存最早的本子是元刻《宋提刑洗冤集錄》,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孫星衍在嘉慶十二年(1807)依元刻本校刊,收入《岱南閣叢書》,題為《宋提刑洗冤集錄》。² 根據賈靜濤考察,此本很可能是宋本的重刊。本文用的是孫星衍本,見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972,199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中不贅注,再佐以近人校注。

《洗冤集錄》是檢驗人員的案頭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該書的研究集中於文獻學領域,³ 談語言現象者少,如曹小云(2006)、翟毅寧(2011)、高婉瑜(2018、2019、2021)。

曹小云《〈洗冤集錄〉詞語札記》做詞語基礎考釋,討論《洗冤集錄》中的七個詞“覺舉、虛怯、口詞、聲說、翻異、沿身、今次”的意義。⁴

翟毅寧《〈洗冤集錄〉詞彙研究》研究法律詞、同義詞、多義詞、新詞,以舉例方式描寫部分詞語,結語提到該書法律詞語有鮮明的民間通用語色彩,同義詞、多義詞大量出現,與嚴格意義的法律術語有很大區別。原因可能是民間通用語口語化、普通詞語向法律詞語過渡、詞義引申、雙音化有關。⁵ 該論文主題較多(有 4 個),加上篇幅不長,多淺嘗輒止。

大抵而言,曹小云、翟毅寧的貢獻在於運用漢語史較少注意的材料,讓我們初步認識檢驗書的語言面貌。

高婉瑜《試析〈洗冤集錄〉的頸喉詞》發現宋慈所用的人體詞多承襲宋代以前的舊詞,反映人體詞具有基本詞的穩定、普遍特性。一開始,同部位的人體詞彼此有些區別,如“頸”與“項”,“頸”著重於連接、細長的特徵,“項”則側重於

2 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年),頁183—184。

3 如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陳重方:《〈洗冤錄〉的流傳與中國檢驗制度的建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碩士論文,2012年。陳重方:《〈洗冤錄〉在清代的流傳、閱讀與應用》,《法制史研究》2014年第25期,頁37—94。鄒濬智、蔡佳憲:《是誰讓屍體說話?: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洗冤集錄〉》(臺北:獨立作家,2016年),頁1—298。

4 曹小云:《〈洗冤集錄〉詞語札記》,《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頁469—473。

5 翟毅寧:《〈洗冤集錄〉詞彙研究》,四川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年,頁91。

脖子後面。進入語用層面,有時兩者無別,均指脖子,宋慈習慣用“項”,該書“喉、喉嚨、咽喉”常是泛稱,泛稱整個咽部與喉部。仔細說,咽部位置在上,喉部在下,兩者毗鄰,咽部是氣流、食物運動的共同通道,喉部是氣流通道。“嚨”是黏著語素,常與“喉”組成連綿詞,指氣流通道。“氣喉”指氣管,是“喉嚨”的俗稱,“鰓喉”即喉結。⁶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認知與語言初探》研究下肢詞,認為下肢詞編碼充分展現認知運作,如下肢與上肢、軀幹發生隱喻;下肢轉喻骨骼;下肢出現模糊指稱。其下肢系統的價值是:第一,展現歷史詞與新興詞、通語與方言詞揉雜的多元局面。第二,記錄衆多脚類與足類詞,以茲辨析異同,留下競爭軌跡。第三,“四縫屍首”被驗狀、屍帳與屍圖承襲,後代據此再明示須細檢的部位。⁷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圖像》研究《洗冤集錄》骨骼詞,提出新造骨名有不避俚俗的特點。骨骼命名以體表模式居多,其次是形狀、穴位。體表與穴位模式為轉喻思維,形狀模式為隱喻思維。文中提到宋慈誤以為骨骼因性別或地域而有不同,還有一些想象出來的骨骼。最後,以清代官定骨圖/骨格與《洗冤集錄》對照,發現前者採用了後者的新骨名,也延續錯誤的骨節觀念,由此可見,《洗冤集錄》文本建構的身體圖像已具典範性,後世檢驗恪遵其述,不離其知識框架。⁸

高婉瑜這三篇論文的主軸都是人體詞,未觸及抽象詞。文章理路是以細膩手法剖析個案,讓讀者瞭解諸詞的來龍去脈,根據語料事實提出語言學解釋,對本研究有所啟發。

身體詞多為具象詞,肉眼可視,如頭部詞、臉部詞、五官詞、手部詞、腹部詞、腳部詞學界討論很多,看不見的體內詞研究得少,尤其是抽象穴位詞,學界對它的瞭解很有限。

6 高婉瑜:《試析〈洗冤集錄〉的頸喉詞》,《漢語史研究集刊》2018年第25輯,頁151—160。

7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認知與語言初探——以〈洗冤集錄〉下肢詞為例》,《淡江中文學報》2019年第40期,頁77—116。

8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圖像:〈洗冤集錄〉骨骼詞的建構與探索》,《人文中國學報》2021年第32期,頁83—123。

事實上,穴位詞歷史很悠久,先秦簡牘已出現衆多穴位,⁹傳統醫書亦有豐富的記錄,如現存最早針灸專書,代表漢代醫學高度的《鍼灸甲乙經》、宋代《聖濟總錄》有《針灸門》、宋代王執中的《針灸資生經》、明代楊繼洲的《針灸大成》、清代岳含珍的《經穴解》。諸書從醫學角度談穴位可治之病及治療方法、療程時間,其中,《經穴解》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解釋穴位名來源的專著。

現代有關針灸的書或論文甚夥,多從健康、醫療角度談針灸效用,將穴位視為“詞”,做詞彙學研究者不多,如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研究》是早期研究醫學語言的力作,此書未設專章、專節討論穴位,全書描寫四類用語,針灸用語包含其中,討論醫學用語和全民用語之間的影響。¹⁰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是彙聚資料之書,蒐集先秦兩漢簡牘、醫書的穴位名稱,說明意義,¹¹讓我們了解兩漢以前出現哪些穴位。

陳增岳《隋唐醫用古籍語言研究》提到針灸的語義別具一格,例如艾灸在醫書中稱為“火艾”,使用艾炷治療稱“下火”,熄滅艾灸叫“息火”。穴位名也有避諱情形,如清冷泉、泉腋、大泉的“泉”是“淵”的避諱字。醫學用語的特點是有繁多的異名,穴位的名稱複雜,別名衆多,但同名重複不多。¹²由於此書寫得早,涉及用語廣,相對於大量的藥物名、方劑名,穴位僅是一小部分,介紹較零散,系統性相對弱。儘管篇幅不多,整體而言不減該書價值。

姜燕《〈甲乙經〉中醫學用語研究》第3章對穴位詞做了深入討論,認為穴位名有極強理據性,穴位命名有12個類別,如陰陽屬性、五行及五臟相關、以臟腑部位命名、以山川水道命名、以俞穴孔膠命名等等,他提到穴位命名有兩種思維特點,一是命名的經驗性,二是命名的推理性。¹³論述完整,是研究穴位詞重要著作。

王前的博士論文《中古醫書語詞研究》討論期門、寸口、人中3個穴位,篇

9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彙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201—237。

10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56。

11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彙釋》,頁201—342。

12 陳增岳:《隋唐醫用古籍語言研究》(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6年),頁79—80、141—145。

13 姜燕:《〈甲乙經〉中醫學用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48—180。

幅不多,約佔一頁。他提到“人中”位上唇正中凹下的部分,中古醫書“人中”引伸指穴位名。根據“人中”一詞,主張先有體表部位義,才有穴位義。¹⁴筆者認為其語義演變方向的判斷是有問題的,詳情見第三節。

柴鐵劬《針灸穴名解》談到 14 經 361 個穴位,寫作方式是條列穴位的別名、定位、特點、主治、來源、釋詞、釋義、提要,¹⁵優點是理論與實用兼具,逐一梳理穴位名稱,做了較多學術性討論,但書未做統整,提出整合的看法。

高式國《高式國針灸穴名解》解釋 14 經 360 個穴位的命名,說明穴位的作用和證治,¹⁶2017 年又出版修訂版。此書與柴鐵劬書相較,柴書採條列敘述,較易閱讀,高書結合現代人對穴位的認識及行醫的經驗,有些說解較通俗,而非嚴謹的訓詁解釋(如腰俞穴底下“俞爲膺之簡,膺爲輸之化”),適合普羅大眾閱讀。

劉接寶《膺穴名稱由來與應用》與柴鐵劬、高式國的著作類似,依然是著重名稱來源的探討,並顧及醫學實用性,亦可參考。¹⁷

大抵而言,目前缺乏以語言學方法研究穴位詞,主流路綫是承繼清代《經穴解》的脈絡,聚焦“命名”由來。追溯命名的用意在於瞭解古人對穴位認識的程度,可進一步研究古代醫學思想。然而,穴位研究不應該套一模式而已,如穴位詞語義變化便是可深究的問題。

綜上,就語料而言,學界對檢驗書語言所知有限,僅有零星成果;就研究對象而言,談人(身)體詞遠多於論穴位詞。無論是語料或對象,均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筆者認為這兩個尚待開發的領域可以做出饒富興味的組合,轉換角度就能看到不同的風景。儘管檢驗書蒐羅的穴位詞不如專業醫書多,但它的意義不貴多,而是告訴我們驗屍人員得知道穴位位置,留意穴位對應的體表或鄰近骨骼。再者,檢驗書所記穴位名與傳統醫書不完全一致,可補充“一名異稱”訊息,豐富詞彙學內容。

14 王前:《中古醫書語詞研究》,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9—20。

15 柴鐵劬:《針灸穴名解》(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1—311。

16 高式國:《高式國針灸穴名解》(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2 年),頁 1—186。

17 劉接寶:《膺穴名稱由來與應用》(臺北:志遠出版社,2017 年),頁 1—280。

(二) 研究材料、步驟與問題

本文主要語料是宋代的《洗冤集錄》，輔助材料有元代王與《無冤錄》、清代律例館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清代許槿《洗冤錄詳義》、清代葛元煦《洗冤錄摭遺》。¹⁸

《洗冤集錄》對後世檢驗工作的影響甚劇，後世檢驗以其為藍圖，進一步增補或修正，如元代《無冤錄》就是一例，該書介紹元代檢驗法令，收錄《結案式》的資料，保留《平冤錄》的內容，而且指出《洗冤集錄》的錯誤。

清代《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是朝廷正式頒發的官書，繼承宋慈以後的法醫學成就，屬彙編之作，部分內容未見於《洗冤集錄》。¹⁹

《洗冤錄詳義》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的補注，博采諸書，糾正官訂屍圖、屍格的錯誤，許槿根據多年驗屍經驗，重新繪製多幅圖片，是《洗冤集錄》之後的重要力作，極具參考價值。《洗冤錄摭遺》附在《洗冤錄詳義》之末，做的是一些補充工作。

除了檢驗系統穴位詞的描寫之外，本文重視歷時探源與發展，討論過程或佐以更早之傳世與出土材料，如漢以前的簡牘與文獻參考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研究》與《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彙釋》的記載，其他傳世文獻則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按照不同時代階段，廣搜各類書籍為證。

首先，地毯式篩檢《洗冤集錄》穴位名，有的是單義詞（如“臍中”即“神闕”穴），有的是多義詞，本文焦點是多義穴位詞，揀出 11 個詞。接著針對這些多義詞逐一做向上與向下歷時追蹤，呈現各義之書證與時代，整理語法的搭配狀況。11 個穴位詞語義各有特色，共同點是表“體表義”或“骨骼義”。最後，歸

18 王與：《無冤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972。律例館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972。許槿：《洗冤錄詳義》，《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972。葛元煦：《洗冤錄摭遺》，《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972。

19 《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有少量穴位不見於《洗冤集錄》，如《救中喝》的“氣海”，該詞並非多義詞，未列入本研究。

納現象,反映問題,提出筆者的解釋與思考。

本文希望達到兩個目的,回應下列問題:

第一,就“穴位本體研究”而言,開闢與以往探索命名之不同進路。從語義變遷觀察穴位詞的發展,確認意義演變方向與機制;從穴位詞新增義位的過程,呈現穴位行業語曾發生的波動。

第二,就“研究材料”來看,檢驗書是有選擇地記錄穴位,其穴位之分布位置、其急救書寫有何特點?後代檢驗人員是否提出補苴?本文擬安排三小節,針對上述問題展開論述。

二、穴位詞個案分析與歷時考察

俞理明提到詞彙內部猶如環靶狀結構(見圖1),最內圈的是基本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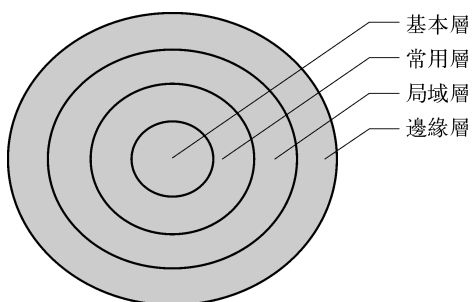


圖1 詞彙分層結構圖

是長期而普遍使用的詞。第二圈是常用層,指普遍使用未經過歷史選擇的,或長期使用普遍度略闕的詞。第三圈是局域層,指限於某些局部範圍使用的詞。第四圈是最外圈的邊緣層,指已經退出語用和新產生未被群體接受的詞。²⁰

穴位詞是特定職業、特定場合才使用的行業語/術語,位於局域層。穴位詞有以下特點: 1. “專業性”強,是傳統醫學的重要知識。2. “普遍性”弱,多以醫書為載體,少數散見史書、筆記、宗教典籍、檢驗書等非醫學文獻。3. “穩定性”強,從上古沿用到現代,多數穴位詞維持單義,部分衍生其他義位,變成多義詞。

經過篩選後,《洗冤集錄》多義穴位詞共有11個,分別是“肩井”(5例)、“肩髃”(2例)、“缺盆”(2例)、“頰車”(2例)、“髮際”(15例)、“曲鬢”(3例)、“太陽”(4例)、“太陽穴”(5例)、“鼻山根”(3例)、“印堂”(2例)、“腰

20 俞理明:《詞彙的分層及其外圍成分》,《蘇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頁120—126。

眼”(1 例)。

本節逐一對各詞做語言描寫及歷時考察,後續徵引《洗冤集錄》均是孫星衍《岱南閣叢書》本,後代檢驗書版本揭於前節注腳,不再出注。

(一) 肩井

“肩井”位於大椎穴與肩峰穴連線的中間,或乳頭正中垂直往上,在肩膀最高處,往下按,有一如井的凹陷處,即是“肩井穴”,見《黃帝針灸甲乙經·卷3·肩凡二十八穴》:“肩井,在肩上陷者中,缺盆上,大骨前,手少陽、陽維之會。”²¹“缺盆”在鎖骨上窩,“大骨”指肩胛骨。“肩井”是足少陽膽經的穴位,左右各有一穴。

“肩井”的主流義是穴位,常搭配動詞“灸”(以艾炷燒灼穴位)、“針”(針刺穴位)、“刺”、“刺入”,均是治療動作,如《南史·列傳22·張邵傳·文伯從弟嗣伯》:“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²²“針肩井”意指以針刺肩井穴。

“肩井”可指肩窩凹陷處或肩膀,如《國語·晉語·卷14·叔向母謂羊舌氏必滅》:“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吳韋昭注:“鳶肩,肩井斗出。”²³注解將“鳶肩”的“肩”解爲“肩井”,“鳶肩”是肩上聳像鳶鳥,故“肩井斗出”即肩膀聳出。

綜上,文獻的“肩井”有2個義位,一指穴位,二指肩窩凹陷處或肩膀。接著看檢驗書“肩井”的例子。

《洗冤集錄》“肩井”有3例見於描述骨骼經脈的文章,如《驗骨》、《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如例1。有2例用於判斷首級何時被截斷的語境,見例2。

21 皇甫謐:《肩凡二十八穴》,《黃帝針灸甲乙經》(北京:學苑出版社,1995年),卷3,頁705。清光緒間江陰朱文震刊本的《鍼灸甲乙經》則作「肩井,在井上陷者中,缺盆上,大骨前,手少陽、陽維之會」。皇甫謐:《鍼灸甲乙經》(民國十二年北京中醫社修補清光緒間江陰朱文震刊本),頁23。

22 李延壽:《文伯從弟嗣伯》,《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838。

23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叔向母謂羊舌氏必滅》,《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14,頁453。

1. 自項至腰共二十四骨，上有一大骨。肩井及左右飯匙骨各一片。
(驗骨)
2. 若項下皮肉卷凸，兩肩井聳，系生前斫落；皮肉不卷凸，兩肩井不聳，
系死後斫落。(尸首異處)

例1 許槿認為“肩井”是穴位，《洗冤錄詳義》引《續明堂灸經》云：“肩井並非骨名，在肩上陷中，乃膽經所過之穴，其形如井，故名。”筆者認為此例的“肩井”不指穴位或體表(肩窩)，據文意，肩井、飯匙骨均是骨名。楊奉琨的注、高隨捷與祝林森的注亦認為“肩井”是鎖骨，“飯匙骨”是肩胛骨。²⁴

筆者認為肩井指“鎖骨”之說為“臨時語境”義。主要證據是“大椎”與“肩峰”在人體背面，“肩井”位於兩者之間，穴在背部。前揭醫書記載“肩井”在大骨(肩胛岡)前，肩胛岡位於肩胛骨背面，鎖骨則在人體正面，前後有別，嚴謹地說，“肩井”在肩胛骨的附近；寬鬆地說，“肩井”與鎖骨的距離也不遠，故此例以“肩井”稱“鎖骨”。為何只是臨時語境義呢？可參考例2“項下……兩肩井聳”，“項”是脖子背面，順其文意，“肩井”位於人體背面，更近於“肩胛骨”，轉喻指“肩胛骨”。準此，例1“飯匙骨”是“肩胛骨”異稱，若“肩井”亦指“肩胛骨”，則“肩井”與“飯匙骨”無法分別，文意不通，較可能的是“肩井”臨時指稱為“鎖骨”。

例2 該文分辨頭部是生前或死後被砍下，此例或可如前揭韋昭注：“鳶肩，肩井斗出。”作“肩膀上聳”解，對一般文獻而言，這樣的解釋已經足夠，但是對“驗屍”而言，此解不夠準確。所謂“肩井聳”，高隨捷與祝林森的注為“肩胛骨突出”，生前砍頸首落，軀幹軟組織收縮，骨頭外露，如砍位低，肩部皮膚削除，肩胛骨高聳。²⁵此說符合醫學知識，肢體斷離時，斷面處軟組織有一定程度的回縮，骨骼相對會較長，骨端常超出軟組織之外。²⁶據此“兩肩井聳”應解作“兩肩

24 宋慈著，楊奉琨校譯：《洗冤集錄校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年），頁134。宋慈著，高隨捷、祝林森譯注：《洗冤集錄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78。

25 宋慈著，高隨捷、祝林森譯注：《洗冤集錄譯注》，頁125。

26 王家讓：《腳趾“變”手指——你所不了解的斷指（肢）再造術》，“每日頭條·健康”，網址：<https://kknews.cc/health/gvyp8zm.html>。

胛骨突出”，“肩井”指肩胛骨。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未見“肩井”一詞；《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延續《洗冤集錄》文句；《洗冤錄詳義》出現 17 例，對“肩井”有較詳細說明，例見前述。綜上，檢驗書“肩井”出現了新義位“鎖骨”（臨時語境義）、“肩胛骨”。

（二）肩髃

“肩髃(ǒu)”指肩膀端，“髃”爲“隅”之異體，指肩頭。“肩隅”見《詩經·小雅·車攻》“大庖不盈”之唐孔穎達疏：“自左髀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隅，爲上殺。”²⁷又如《黃帝內經靈樞·經筋》：“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²⁸其中“大指、次指、腕、臂、肘、臑、髃、頸”皆是人體部位，“肩胛、脊”則是骨骼，“肩髃”亦表人體部位，指肩膀端。

“肩髃”可指手陽明大腸經的穴位，在肩峰前下方凹陷處，如《鍼灸甲乙經·卷3·肩凡二十八穴》：“肩髃，在肩端兩骨間，手陽明、臑脈之會。”²⁹“肩髃”是肩二十八穴之一，此爲“肩髃”主流義，常搭配動詞“針”、“灸”、“取”。“取”是取穴之意，“針”、“灸”是治療動作，例見《備急千金要方·卷13·心藏·脉極》：“顏色焦枯，勞氣失精，肩臂痛不得上頭，灸肩髃百壯，穴在肩外頭近後，以手按之，有解宛宛中。”³⁰“壯”是艾灸的量詞，一灼稱一壯，點燃艾炷做一次艾灸即是一壯。

據上，文獻的“肩髃”有 2 個義位，一指穴位，二指肩膀端。接著看檢驗書“肩髃”的例子。

《洗冤集錄》“肩髃”僅有 2 例，出現在描述骨架脈絡語境，見：

3. 臑骨上生者肩髃，肩髃之前者橫髃骨。（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²⁷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載《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368。

²⁸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84 年），頁 169。

²⁹ 皇甫謐：《肩凡二十八穴》，《鍼灸甲乙經》，卷 3，頁 24。

³⁰ 孫思邈：《脉極》，《備急千金要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年），卷 13，頁 239。

《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主要描述骨骼和人體部位,文意依序是骨名(臑骨)、肩髃、骨名(橫髃骨),楊奉琨認為“肩髃”是肩頭,“橫髃骨”是肩胛骨,³¹有誤。要瞭解“肩髃”所指,得掌握“臑骨”、“橫髃骨”之意。

“臑”本義為臂,見《說文解字·肉部》:“臑,臂,羊豕曰臑。”清段玉裁《注》:“謂人之臂,在羊豕則曰臑也。”³²“臑”本指羊、豬的前腿,後泛指人的上肢或動物的前肢。“臑”表肱骨,見《儀禮·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髀。”漢鄭玄《注》:“肩臂臑,肱骨。膊髀,股骨。”³³《洗冤集錄》提到的“臑骨”即肱骨,是手臂的長管狀骨。

許槿《洗冤錄詳義·卷1·肩髃骨臑骨橫髃骨圖》,下引《續明堂灸經》曰:“肩髃下橫骨為橫髃。”許槿云:“今忤人往往以橫髃為肩尖之骨,致將橫髃骨湊作肋骨第一條者,不可不察也。”此為許槿親驗屍骨的發現,已證實無誤,“橫髃骨”指第一根肋骨。依據人體骨骼圖,肱骨、肋骨附近有肩胛骨與鎖骨,“肩髃”是指哪裏呢?

許槿《洗冤錄詳義·卷1·肩髃骨臑骨橫髃骨圖》:“肩髃,即肩頭,俗呼肩尖。……《韻會》:‘髃,膊前骨。’《正骨心法》云:‘即肩甲骨白端之上棱骨也。’……(臑骨)又名缺盆骨,與肩髃同為一骨,當肩處曰肩髃,當胸處曰臑骨。”此段說明有問題,《韻會》、《正骨心法》都把“肩髃”視為肩胛骨,許槿則將“臑骨”與“肩髃”視為同一骨,他所繪製的“肩髃”、“臑骨”分處於長條狀骨頭兩端,這條長條狀骨頭即是“鎖骨”,換言之,許槿把“肩髃”視成“鎖骨”。筆者認為“肩髃”應如《正骨心法》所言,為肩胛骨的一部分。

根據《說文解字·骨部》:“髃,肩前也。”³⁴許慎所說的“髃”是體表部位,不是骨名。稍後的《廣韻·虞韻》:“髃,骨名,在膊前。”³⁵“髃”有了骨骼義,或再加上“骨”,成為“髃骨”,見《普濟方·卷412·針灸門四·手陽明大腸經》:“上

31 宋慈著,楊奉琨校譯:《洗冤集錄校譯》,頁45。

32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2010年),頁171—172。

33 李如圭:《少牢饋食禮》,《儀禮集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38,頁7。

34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67。

35 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修訂二版)》(臺北:洪葉文化,2007年),頁72。

肩，出髃骨之前廉”下注：“髃骨謂肩髃之骨也。故肩髃穴在此過骨之端，故亦名髃骨。”³⁶有意思的是注解提到“髃骨”一名來自“肩髃穴”。

《鍼灸甲乙經·卷3·肩凡二十八穴》：“肩髃，在肩端臑上，斜舉臂取之。刺入七分，灸三壯。”³⁷“肩髃”穴在“肩峰”前下方凹陷處，“肩峰”位於肩胛岡外側，向前外伸展的突起處，屬肩胛骨一部分。故表骨名的“肩髃”不會是許槿認為的“鎖骨”。

回到《洗冤集錄》對骨脈的敘述，“肩髃”指“肩胛骨肩峰處”，或局部轉喻（metonymy）全體，指整個肩胛骨。本例“臑骨上生者肩髃，肩髃之前者橫髃骨”，即肱骨上生者為肩胛骨（肩峰處），肩胛骨（肩峰處）之前為肋骨（第一條）。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未見“肩髃”一詞，《洗冤錄詳義》“肩髃”出現 21 例，如前揭，許槿試圖解“肩髃”為鎖骨，實不可信。綜上，檢驗書的“肩髃”是指骨骼（肩胛骨）。

（三）缺盆

“缺盆”穴位於鎖骨上窩凹陷處，屬足陽明胃經，見《鍼灸甲乙經·卷3·肩凡二十八穴》：“缺盆，一名天蓋，在肩上橫骨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³⁸

“缺盆”可指鎖骨，如《史記·卷150·扁鵲倉公列傳》：“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唐司馬貞《索隱》：“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³⁹此處“缺盆”指缺盆骨（鎖骨）。這個義位不常見，為了讓表義明確，在“缺盆”後加上“骨”，佛典出現許多“缺盆骨”，指缺盆所在的骨骼（鎖骨），見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3：“二者右缺盆骨，必付汝來。”（T24, no.1462, p0690a03）“右缺盆骨”對譯巴利語 *dakkhiṇakkhaka*, *dakkhiṇa* 是右邊, *akkhaka*

³⁶ 朱橚等編：《手陽明大腸經》，《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年），卷412，頁90。

³⁷ 皇甫謐：《肩凡二十八穴》，《鍼灸甲乙經》，卷3，頁24。

³⁸ 同上。

³⁹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扁鵲倉公列傳》，《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150，頁2811。

指鎖骨,⁴⁰ dakkhiṇakkhaka 即右鎖骨。

“缺盆”可指鎖骨上窩中央的部位,已見於《足臂灸經 8》,⁴¹後代沿用此義,如《三朝北盟會編·卷 129·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獄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⁴²獄吏要殺范瓊,范瓊不就範,獄吏以刀插進“缺盆”,此番情境自然不可能測量穴位或骨骼,而是指鎖骨上窩的“體表”部位。

觀察“缺盆”的搭配狀況,“缺盆”常與動詞“刺”、“出”、“入”、“引”搭配。“刺”是表治療的動作,如《黃帝內經素問·刺禁論篇》:“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咳逆。”⁴³“缺盆”指穴位。“缺盆”與“出”、“入”搭配,見於描述經脈或氣流走向的語境,如《黃帝內經靈樞·經脈》:“胃足陽明之脈……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⁴⁴“大迎”、“人迎”、“缺盆”皆為穴位。又如《黃帝內經靈樞·經別》:“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膺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也。”⁴⁵“缺盆”與“引”搭配是因為疾病所致,牽引“缺盆”疼痛,見《黃帝內經靈樞·經筋》:“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腳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踵,癢疔,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⁴⁶

據上,文獻的“缺盆”有 3 個義位,一指穴位,二指鎖骨,三指鎖骨上窩部位。接著看檢驗書的“缺盆”。

《洗冤集錄》“缺盆”出現 2 次,如:

4. 橫髃骨之前者髀骨,髀骨之中陷者缺盆,缺盆之上者頸,頸之前者頰喉。(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40 Pāli Dictionary,網址: <https://palidictionary.appspot.com>。

41 張顯成:《先秦兩案醫學用語彙釋》,頁 216。

42 徐夢莘:《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129,頁 1651。

43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84 年),頁 383。

44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頁 110。

45 同上。

46 同上,頁 164。

“髀骨”是鎖骨，⁴⁷稱“髀骨之中陷者”，可見“缺盆”不會又指缺盆骨（鎖骨），否則語義不通（鎖骨之中陷者為鎖骨）。“缺盆”可能有兩解，一是指缺盆穴對應的“體表”部位，即鎖骨上窩；二是指“缺盆穴”本身。觀〈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的脈絡，依骨名（橫膕骨，即肋骨第一條）、骨名（髀骨，即鎖骨）、缺盆、人體部位（頸）、人體部位（頰喉）等次序安排，已排除“缺盆”指骨名，剩下體表義較合適。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卷上出現 1 例“缺盆”，作“兩缺盆骨全”。《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檢屍法式》則稱“兩血盆骨”。《律例館校正洗冤錄·論沿身骨脈》照錄《洗冤集錄》文句，在“髀骨之中陷者缺盆”下注“即血盆骨”，《屍格》出現“兩血盆骨左右”，《驗屍》則稱“左右血盆骨”。《洗冤錄撫遺·檢骨十則》提到“髀骨中陷之缺盆即血盆骨”。從上述資料得知兩點，一是古人以為“髀骨之中陷者缺盆”的“缺盆”是骨骼（血盆骨），二是後代漸漸不稱“缺盆”，而稱“血盆骨”，當時的認知是“缺盆”、“缺盆骨”、“血盆骨”均為鎖骨之異稱。

事實上，前面的討論已證明第一點有誤，此處的“缺盆”不是指骨骼；第二點為“一名異稱”，要注意的是“缺盆”是多義詞，“缺盆骨”、“血盆骨”是單義詞，三者只有指“鎖骨”時才是一名異稱。其次，還可能會誤認“缺盆等於血盆”，其實“血盆”無穴位義、骨名義、體表義，所以“缺盆”與“血盆”不同，不可互相替換。

綜上，檢驗書的“缺盆”指鎖骨上凹部位，還出現“缺盆骨”指稱鎖骨，鎖骨也稱“血盆骨”，但是“缺盆”與“血盆”其實有別，無法互相替代。

（四）頰車

“頰車”穴在下頷角上方咬肌處，屬足陽明胃經，可溯自《黃帝內經靈樞·經脈》：“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

47 《洗冤集錄》出現多次“髀骨”，所指有別。“髀骨”可能指胯骨或股骨，但楊奉琨將此例“髀骨”解為鎖骨，筆者同意其說，因為根據文意，此“髀骨”不可能是胯骨或股骨，位置並不吻合。參見宋慈著，楊奉琨校譯：《洗冤集錄校譯》，頁 45。

人,循髮際,至額顙。”⁴⁸依序描述“胃足陽明”經脈的起迄路線,“大迎”是穴位名,“頰車”是穴位名,“客主人”指上關穴。

“頰車”可指下牙床骨,《釋名·卷1·釋形體》:“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頤,頤,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鼯車,鼯鼠之食積於頰,人食似之,故取名也。”⁴⁹清代乾隆時期編《御纂醫宗金鑑·卷80·周身名位骨度》“頰車”下注:“頰車者,下牙床骨也。總載諸齒,能咀食物,故名頰車。”⁵⁰以“車”的功能設喻,“頰車”屬比喻造詞。

“頰車”可表下頤角的體表部位,如《鍼灸甲乙經·卷12·手足陽明脉動發口齒病》:“頰腫,口急,頰車痛,不可以嚼。”⁵¹佛典描述如來樣貌是“方頰車相”,見東晉佛陀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卷3:“云何觀如來方頰車相?如來頰上六畫中,左右正等有妙光色,輝艷倍常,閻浮檀金光色遍照,令佛面相如淨金色,譬如和合百千日月,是名如來方頰車相。”(T15, no.0643, p0656c03)意即頰車穴所對應的下頤角處方正隆滿。“方頰車相”又稱“師子頰相”、“頰車如獅子相”。

觀察“頰車”的搭配,“頰車”常搭動詞“灸”、“針”、“循”、“下”、“至”、“加”。其中“針”、“灸”是表治療動作的動詞,“循”、“下”、“至”是表行徑、抵達義動詞,“加”是施及義,如《鍼灸甲乙經·卷2·十二經脈絡脈支別》:“膽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別兌眦,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頤下,加頰車,下頤,合缺盆,以下胸中。”⁵²“兌眦”在《黃帝內經靈樞·經脈》作“銳眦”,指外眼角。“頤”是顴骨。“加頰車”表示經脈覆蓋過頰車穴。

據上,文獻的“頰車”有3個義位,一指穴位,二指骨名(下牙床骨),三指下

48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頁110。

49 劉熙:《釋名》,王謨輯:《釋形體》,《漢魏叢書86種》(臺北:大化書局,1983年),卷1,頁849。

50 吳謙、劉裕鐸等奉敕纂:《周身名位骨度》,《御纂醫宗金鑑》,卷80,《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公司,1999年),冊782,頁7。

51 皇甫謐:《手足陽明脉動發口齒病》,《鍼灸甲乙經》,卷12,頁13。

52 皇甫謐:《十二經脈絡脈支別》,《鍼灸甲乙經》,卷2,頁7。

頤角部位。接著看檢驗書“頰車”的例子。

《洗冤集錄》“頰車”有 2 例，見：

5. 頤兩傍者頰車，頰車上者耳，耳上者曲鬢，曲鬢上行者頂。（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前面提過〈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採取“骨骼名和人體部位”交錯描述視角，此處是“部位（頤）、頰車、部位（耳、曲鬢、頂）”，若將“頰車”解為骨名或穴位名，文意不妥貼，解為體表部位（下頤角），吻合前後敘述人體部位的脈絡。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未見“頰車”一詞，《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照錄《洗冤集錄》文句，不贅述。《洗冤錄詳義·卷 1·釋骨垢》“面旁謂之頰，頰車謂之輔”下注所言與前揭《御纂醫宗金鑑》引文相似，從承載諸齒，咀嚼運動的角度解釋“頰車”一名的由來，並提到“頰車”又稱為“輔車”、“牙車”；〈檢骨格〉提到“頰車骨”指耳前至下牙床骨，儘管“頰車”已有下牙床骨之義位，詞形再加上“骨”，讓表義更明確，類似例子如“缺盆/缺盆骨”。

綜上，檢驗書的“頰車”指下頤角部位，有不同的異稱，如“輔車”、“牙車”。“頰車”已有下牙床骨之義位，檢驗書再添“骨”字，表義更加清楚。

（五）髮際

“髮際”字面是指頭髮的邊際處，為主流義。“髮際”不是一個點，而是一條綫，額頭上方頭髮邊緣稱“前髮際”，項後上方髮際邊緣稱“後髮際”。文獻中有“圍髮際”，見《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漢鄭玄注：“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⁵³佛典也有用例，如吳支謙譯《開解梵志阿毘經》：“佛知其意，即為出舌，先舐左耳，却舐右耳，復舐髮際，以舌覆面，徐引舌下。”（T1, no.0020, p0263b24）

“髮際”可指前髮際直對眼外眥處的穴位，屬經外奇穴。可溯自《黃帝內經

53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儀禮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頁 16。

靈樞·熱病》：“所謂五十九刺者……巔上一，頤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⁵⁴“巔上”（百會）、“頤會”、“髮際”、“廉泉”、“風池”、“天柱”均為穴位名。《外臺秘要·卷23·瘤咽喉癰癭二十八門·灸癰法一十三首》：“灸風池百壯，風池夾項兩邊，兩穴兩耳上髮際中。”下注：“通按：此條《千金》、《聖濟》作灸風池百壯，又灸兩耳後髮際百壯，乃是兩條，然《明堂》無髮際穴。”⁵⁵注解的“風池”、“髮際”是穴位，因為“髮際”與治療動作動詞“灸”搭配，並出現艾灸量詞“壯”。《太平聖惠方·卷100·正人形》：“一百會穴、二耳前髮際、三肩井穴、四風市穴、五三里穴、六絕骨穴、七曲池穴。右件七穴神效極多，不能具錄。”⁵⁶明確指出“髮際”是穴位。《普濟方》卷359的《論髮際穴》，引用《仁齋直指方論》說灼艾髮際穴可以截風路。⁵⁷明代《類經圖翼·卷1·奇俞類集》將“髮際”收入經外奇穴。⁵⁸

據上，文獻的“髮際”有2個義位，一指頭髮邊際處，二指穴位。接著看檢驗書“髮際”的例子。

《洗冤集錄》“髮際”有15例，均指頭髮邊際處，可能是前髮際或後髮際，如：

6. 頂前者顙門，顙門之下者髮際，髮際正下者額。（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此例“髮際”不指穴位，因為髮際穴位置在眼外眥上方，而非顙門下，故“髮際”只可解為頭髮邊際沿綫處，而且是前髮際。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出現15次“髮際”一詞，《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則有6

54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頁8。

55 王燾：《灸癰法一十三首》，《外臺秘要》（北縣：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年），卷23，頁623。

56 王懷隱編著：《正人形》，《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年），卷100，頁10028。

57 朱橚等編：《論髮際穴》，《普濟方》，卷359，頁70。

58 張介賓：《經絡八》，《類經圖翼》，卷10，《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公司，1999年），冊776，頁1。

次,《洗冤錄詳義》有 40 次,《洗冤錄摭遺》有 9 次,均承繼《洗冤集錄》“髮際”的語義,指頭髮邊際處。

據上,檢驗書頻繁出現“髮際”一詞,指頭髮邊緣部位,透露“髮際”是驗屍須注意的部位,驗屍者檢查的是屍體頭髮邊際沿綫的狀況,不限於單點式的左、右髮際穴。

(六) 曲鬢

“曲鬢”穴在耳朵前鬢髮正上方與眼窩上緣交點,屬足少陽膽經,此為主流義,見《針灸甲乙經·卷 3·頭緣耳上卻行至完骨凡十二穴》:“曲鬢,在耳上入髮際,曲隅陷者中,鼓頤有空,足太陽、少陽之會。”⁵⁹

“曲鬢”常搭配的治療動作是“灸”,見《婦人良方大全·卷 4·婦人血風頭痛方論·白附子散》:“宜(白附子散)灸曲鬢穴。”⁶⁰

“曲鬢”可指耳朵前的鬢髮,見齊王融《古意詩》:“當軒卷羅縠,纖手廢裁縫。曲鬢罷膏沐,千里不相聞。”⁶¹“膏沐”是古代婦女潤髮的油脂,“曲鬢罷膏沐”句旨是不再梳妝打扮。又如陳代姚最《謝赫》:“麗服靚妝,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爭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⁶²描述謝赫繪畫特點,“曲鬢”指體表的鬢髮。

據上,文獻的“曲鬢”有 2 個義位,一指穴位,二指鬢髮。接著看檢驗書“曲鬢”的例子。

《洗冤集錄》“曲鬢”出現 3 次,如:

7. 凡檢驗無憑之屍,宜說頭髮褪落,曲鬢、頭面、遍身皮肉並皆一概青黑,皮壞爛,及被蛆蟲啞破,骨殖顯露去處。(無憑檢驗)
8. 頤兩傍者頰車,頰車上者耳,耳上者曲鬢,曲鬢上行者頂,頂前者顙門。(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59 皇甫謐:《頭緣耳上卻行至完骨凡十二穴》,《鍼灸甲乙經》,卷 3,頁 11。

60 陳自明:《婦人血風頭痛方論》,《新編婦人良方大全》(元勤有書堂刻本影印),卷 4,頁 8。

61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397。

62 嚴可均校輯:《謝赫》,《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12,頁 3470。

例7“曲鬢”不可解為穴位，因為穴位是抽象概念，如何呈現青黑？語義搭配有誤。楊奉琨注為鬢角，指體表部位，可以顯現顏色，從之。

例8 該文之行文脈絡已在前面提過，不重述。“曲鬢”指鬢髮部位。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的文句同於《洗冤集錄·無憑檢驗》。《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卷1·論沿身骨脈》還提到“曲鬢上之頂心，眉際末之太陽……皆致命要處，檢時最宜細看。”“曲鬢”、“眉際”為致命處的定位點，既用於定位，條件就是要具體可視，故“曲鬢”指的是體表部位。

綜上，檢驗書的“曲鬢”指鬢髮部位，“曲鬢”是檢驗應注意的部位，是確定致命處之參考點。

(七) 太陽/太陽穴

“太陽/太陽穴”在穴位義上是異稱，位於耳廓前、前額兩側、外眼角延長綫上方的穴位，屬經外奇穴。

文獻的“太陽”是多義詞，指日、陽光、陽氣，這些屬常用義，還可以是手足太陽經的簡稱。“太陽”指穴位名(太陽穴)，見《脈經·卷2·平三關病候并治宜》：“寸口脈滑，陽實，胸中壅滿，吐逆，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闕瀉之。”⁶³治療動詞“針”搭配穴位“太陽”、“巨闕”。又如《本草約編·卷5·決明》：“吞平旦而益精光，傳太陽而除赤腫。”注：《摘玄方》云：“決明子，炒研，茶調傳兩太陽穴中，乾則易之，一夜即愈。”⁶⁴正文言“太陽”，注文替換為“太陽穴”，兩者相同，“傳太陽(穴)”指敷貼穴位。⁶⁵

“太陽穴”詞形已出現類名“穴”，可知就是穴位名，搭配動詞“貼”、“刺”，如《肘後備急方·卷3·治中風諸急方·附方》：“治頭痛，水調決明子，貼太陽穴。”⁶⁶《御纂醫宗金鑑·卷78·痛如鍼刺歌》：“先宜火鍼刺太陽穴，外散其邪，

63 王叔和：《平三關病候并治宜》，《脈經》（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卷2，頁24。

64 王如鑒撰，馬千里校訂：《決明》，《本草約編》（清稿本），卷5，頁40—41。

65 針、灸、刺、傳、貼等治療動作的對象是“穴位”，應理解為穴位義，而非體表義。猶如“按壓心臟”，解為按壓心臟（器官）；“穿刺細胞檢查”，解為以針穿刺病灶細胞的檢查。

66 葛洪：《治中風諸急方·附方》，《肘後備急方》（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卷3，頁52。

後服加味八正散，內泄其熱也。”⁶⁷“太陽穴”在顱骨骨板最薄處，後方腦膜有動脈通過，屬敏感脆弱的穴位，文獻有擊中太陽穴致命的記載，如《五代史平話·周史平話》卷上：“卻不曾彈得雀兒，不當不對把那鄰家顧瑞的孩兒顧驢兒太陽穴上打了一彈。彈到處，只見顧驢兒斃倒在地，氣絕。”⁶⁸

合併觀察表穴位義的“太陽/太陽穴”，二詞經常搭配的動詞有“貼”、“塗”、“刺”、“針”、“灸”、“熨”、“引”、“傷”、“揉”、“點”、“傳”、“治”、“調”，這些動詞多是指治療動作。

據上，文獻的“太陽”義位遠多於“太陽穴”，兩者共同點是指穴位名。接著看檢驗書“太陽/太陽穴”的例子。

《洗冤集錄》“太陽/太陽穴”例見：

9. 更有暑月，九竅內未有蛆蟲，卻于太陽穴、髮際內、兩脅、腹內先有蛆出，必此處有損。（四時變動）
10. 仵作、行人喝四縫骸骨，調屍仰卧，自髑髏喝：頂心至顱門骨、鼻梁骨、脰、頷骨並口骨並全。兩眼眶、兩額角、兩太陽、兩耳、兩腮骨並全。（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例9“髮際”、“脅”、“腹”均是人體部位，“太陽穴”若用穴位義，語義不合，應解作該穴位對應的體表，即蛆從頭顱部凹陷處爬出。

例10 驗屍者要從頭到腳檢驗屍體骨骼與表面，仵作、行人是目視屍體表面“眼眶”、“額角”（額前髮際向左右下方曲折處）是體表部位，“耳”是器官，“太陽”則指頭顱部凹陷處。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的“太陽/太陽穴”承繼《洗冤集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照錄《洗冤集錄》。《洗冤錄詳義》“太陽/太陽穴”有13次，亦延續《洗冤集錄》，惟對“太陽穴”的位置說得更清楚，見《洗冤錄詳義·卷1·髑髏骨圖》：

67 吳謙、劉裕鐸等奉敕纂：《痛如鍼刺歌》，《御纂醫宗金鑑》，卷78，《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82，頁31。

68 丁錫根點校：《五代史平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90。

“太陽穴在眉稜骨盡處，斜上五分許。”《洗冤錄摭遺》“太陽/太陽穴”有8次，亦循《洗冤集錄》。

據上，檢驗書的“太陽/太陽穴”指頭顱部凹陷處，是新義位，多見於四縫屍首或四縫骸骨的語境。

(八) 鼻山根

“鼻山根”的結構是“鼻+山根”，先看“山根”之意。“山根”是多義詞，字面義是山腳，多見於地理書、詩文、筆記、史書，例不贅舉。

“山根”是面相學術語，指鼻梁，在兩眼內眥間，此處狀如鼻子根部，故以“山根”名之，見《泊宅編》卷8：“是月，印堂連山根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連額角起。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貴。”⁶⁹“印堂”、“山根”皆是面相術語，依相書所載，從山根的高低、方正、顏色、亮度判斷運勢吉凶。

“山根”是傳統醫學術語，指穴位，在鼻骨最高處之微陷處，兩眼內眥連線中點，屬經外奇穴。“山根”與動詞“塗”、“貼”、“抹”搭配，如《證類本草·卷10·草部下品之上·白及》“經驗方”下注：“治鼻衄不止，甚者，白及爲末，津調，塗山根上，立止。”⁷⁰從搭配動詞看，“山根”與前揭穴位有別，治療方式是“推”、“揉”、“掐”，未見“針”或“灸”。

與面相學類似，傳統醫學以望山根的顏色、亮度、高低、方正，作爲健康狀況、壽命長短的依據，搭配的形容詞有“亮”、“明亮”、“紅”、“青”、“紫”、“赤色”、“青色”、“青黑”、“暗黑”、“青隱隱”，如《醫學準繩六要·望法》：“山根明亮，須知欲愈之疴；環口黧黑，休醫已絕之腎。蓋有諸中必形諸外，見其表以知其裏。”⁷¹“山根”、“環口”皆是體表部位，“山根”處明亮，表示即將病癒。

附帶一提，古漢語表鼻梁義的還有“頰”，《醫部全錄》所收《黃帝靈樞經》：

69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8。

70 唐慎微：《證類本草》，《文淵閣四庫全書》，冊740（香港：迪志公司，1999年），頁44。

71 張三錫：《醫學準繩六要》，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年），頁543—544。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下引馬蒔云：“山根爲頰。”⁷²又《證治準繩·所屬經絡》：“頰中，頰亦作齶。鼻山根也，俗呼鼻梁，屬足陽明胃經、督脈之會。”⁷³顯示“頰”、“鼻山根”、“鼻梁”是異稱，只是雅俗有別。

“頰”比“山根”更古老與普遍，分布於經書、子書、史書、地理、詩文、筆記、醫書等等，與動詞“灸”、“蹙”、“交”、“引”、“合”搭配，形容詞“辛”、“曲”、“折”當定語。有趣的是“頰”可搭配“灸”，但“山根”不搭配“灸”。據上可知，“頰”與“山根”在動詞或形容詞的搭配呈“互補分工”。

文獻的“山根”有3個義位，一指山腳，二指鼻梁，三指穴位。接著看檢驗書“山根”的例子。

《洗冤集錄》未見“山根”一詞，而是用宋代出現的“鼻山根”（見於《幼幼新書》）。

11. 近兩大眦者鼻山根，鼻山根上印堂，印堂上者腦角……。〈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該文描述骨骼和人體部位，“鼻山根”指鼻梁。但“鼻山根”可指穴位，見於醫書文獻，如前揭《證治準繩·所屬經絡》之例。

宋代以後檢驗書《無冤錄》未見“鼻山根”一詞，《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承襲《洗冤集錄》文句，《洗冤錄詳義》出現5次“鼻山根”，沿用《洗冤集錄》的鼻梁義。

據上，檢驗書的“鼻山根”指鼻梁部位。擴大文獻比較“鼻山根”與“山根”，前者義位僅兩個，一指鼻梁部位，二指穴位，後者的義位較多。

（九）印堂

“印堂”古稱“闕”、“闕中”，指兩眉之間部位，屬經外奇穴。“闕”之例見《黃

⁷² 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頁89。

⁷³ 王肯堂：《證治準繩》，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頁1375。

帝內經靈樞·五色》：“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⁷⁴“闕中”見《黃帝內經靈樞·五色》：“闕中者，肺也。”⁷⁵《鍼灸甲乙經·卷1·五色》：“眉間以中者，肺也。”第一句下注：“太素亦作闕中。”⁷⁶古人常藉著望“闕/闕中”判斷運勢吉凶，就健康層面而言，“闕中”反應肺部狀況。

指兩眉間的“印堂”晚出，見於宋代筆記《泊宅編》卷8：“一日早起，覺印堂痒，以手揣摸，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許大，兩日漸堅實。……是月，印堂連山根與二龍角相應。”⁷⁷“印堂”指兩眉之間的部位。

“印堂”指穴位，與治療動作“刺”、“針”、“灸”搭配，見元代《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頭風》：“頭風嘔吐眼昏花，穴在神庭刺不差。子女驚風皆可治，印堂刺入艾來加。……印堂：在兩眉間宛宛中。針一分，沿皮先透左攢竹，補瀉後轉歸原穴；退右攢竹，依上補瀉。可灸七壯。”⁷⁸又如元代《丹溪醫集·卷8·急慢驚風》：“角弓反張，眼目直視，因驚而致，南星、半夏、竹瀝、薑汁灌之，灸印堂。”⁷⁹

與“闕/闕中”相較，“印堂”雖然晚出，分布的典籍卻很多元，除醫書之外，還見於史書、律例、筆記、小說、戲曲。搭配動詞有“針”、“灸”、“刺”、“取”、“引入”，陳述“印堂”的形容詞謂語很多，如“青”、“紫”、“紅”、“青黃”、“青黑”、“黃亮”、“黑暗”、“平廣”，顏色詞居多。比較起來，“印堂”的體表義比穴位義常用。

據上，文獻中“印堂”有2個義位，一指兩眉之間部位，二指穴位。接著看檢驗書“印堂”的例子。

《洗冤集錄》“印堂”有2例，見：

74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頁367。

75 同上，頁371。

76 皇甫謐：《五色》，《鍼灸甲乙經》，卷1，頁29。

77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頁48。

78 王國瑞：《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文淵閣四庫全書》（香港：迪志公司，1999年），冊746，頁2。

79 朱震亨：《急慢驚風》，《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卷8，頁986。

12. 近兩大眚者鼻山根,鼻山根上印堂,印堂上者腦角……。 (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

該文描述骨骼和人體部位,“印堂”是體表部位,指兩眉頭間。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未見“印堂”一詞。《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文句承襲《洗冤集錄》,《論沿身骨脈》提到:“眚、鼻山根、印堂、腦角,並釵骨,下腰門,皆致命要處,檢時最宜細看。”古代驗屍做的是體表檢查,“印堂”指體表部位,而不會是看不見的穴位。《洗冤錄詳義》出現 7 次“印堂”,《洗冤錄摭遺》出現 3 次“印堂”,均指兩眉之間。

綜上,檢驗書的“印堂”指兩眉之間的部位。

(十) 腰眼

“腰眼”是穴位名,在腰後第四脊椎骨棘突兩側 3.5 寸微陷處,屬經外奇穴。搭配動詞有“灸”、“針”、“貼”、“點”、“擦”、“觸”、“摩”、“點定”、“摩傳”,治療動作居多,分布於醫書、史書、筆記、小說,見《肘後備急方·卷 4·治卒患腰脇痛諸方》:“又方:灸腰眼中七壯。”⁸⁰又如《證類本草》“蝦蟇”下注:“摩傳腰眼并陰囊。”⁸¹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宋以前文獻的“腰眼”有一個義位,指穴位,集中於醫書。宋代《洗冤集錄》出現指體表部位的“腰眼”,此義流通於宋以後的小說,如《西遊記》、《金瓶梅》、《綠野仙蹤》、《紅樓夢》。《洗冤集錄》“腰眼”有 1 例,見:

13. 腦後、乘枕全,兩耳後髮際連項全,兩背胛連脊全,兩腰眼、兩臀,並穀道全。(驗屍)

此例是驗屍情景,檢查屍體身體各部位,“腰眼”在腰後脊椎骨棘突兩側旁

⁸⁰ 葛洪:《治卒患腰脇痛諸方》,《肘後備急方》,卷 4,頁 85。

⁸¹ 唐慎微:《證類本草》,《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40,頁 4。

凹陷處。由於肉眼無法透視身體內的穴位，驗屍要注意“兩腰眼……全”，若譯作“兩腰眼穴完好”並不準確，應指腰部脊椎兩側是否完好。

有關“腰眼”的由來，許槿引用方書，認為腰眼穴“各有紅筋如細絲，拍斷即死，故名腰眼。”依其說，“腰眼”的“眼”取關鍵、要點之意，筆者認為此說較為曲折，許槿未明示所引方書，筆者目前也找不到相關記錄。傳統醫學的穴位多分布在神經末稍密集處或神經纖維經過處，所謂的“紅筋”應指神經，不過，若說著眼於內部神經（紅筋）來命名“腰眼”，缺乏足夠證據，流於迂迴。事實上，以形狀命名的穴位很多，如“缺盆”、“乳根”、“伏兔”等等。“眼”有孔穴之意，如“泉眼”、“針眼”（即針鼻，針尾穿綫的孔）。“腰眼”的位置處於脊椎骨棘突兩側旁凹陷處，根據凹陷之形取名“腰眼”，符合以形命名常例。

後代檢驗書《無冤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提到驗屍的“合面”，要檢查“腰眼”部位。《洗冤錄詳義》出現“腰眼骨”一詞，從“腰眼”衍生而來，“腰眼骨”指穴位附近的腰椎骨，最早可溯自明代《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89回：“為因兩個姐姐爭風，是我判其曲直，切被馬太監驀地裏一刀，刺了我的腰眼骨，刺了一個大窟窿，身死無辜。”⁸²

許槿《洗冤錄詳義·卷1·檢骨格》提到“腰眼骨”即“腰門骨”、“命門骨”，糾正“腰眼骨”為六節，不是五節。根據傳統醫學，“命門骨”的“命門”位於第二、三腰椎棘突之間的凹陷處，由於“命門”、“腰門”都在腰椎附近，故以鄰近“穴名”加上類名“骨”指稱腰椎。據此，“腰眼骨即腰門骨、命門骨”是訓詁所謂的“渾言”，它們都可指腰椎。

綜上，檢驗書的“腰眼”指腰椎兩側凹陷部位，是新義位，“腰眼骨”從“腰眼”衍生而來，指腰椎骨。

最後整理本節多義穴位詞分析結果，示如下表，以清眉目。

⁸² 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145。

表 1 《洗冤集錄》多義穴位詞一覽表

穴位詞	位 置	其他文獻所見義位	檢驗書義位	備 注
肩井	於大椎穴與肩峰穴連線的中間,或乳頭正中垂直往上,在肩膀最高處,往下按,有一如井的凹陷處	穴位、肩窩凹陷處或肩膀	鎖骨(臨時語境義)、肩胛骨	檢驗書新增骨骼義位
肩髃	肩峰前下方凹陷處	穴位、肩膀端	肩胛骨(肩峰處)	檢驗書新增骨骼義位
缺盆	鎖骨上窩凹陷處	穴位、鎖骨、鎖骨上窩部位	鎖骨上窩部位	
頰車	下頷角上方咬肌處	穴位、下牙床骨、下頷角部位	下頷角部位	
髮際	前髮際直對眼外眥處	頭髮邊際處、穴位	頭髮邊緣部位	
曲鬢	耳前鬢髮彎曲處內部	穴位、鬢髮部位	鬢髮部位	
太陽	耳廓前、前額兩側、外眼角延長綫上方內部	日、陽光、陽氣、經脈簡稱、穴位等等	頭顱部凹陷處	檢驗書新增體表義位
太陽穴	耳廓前、前額兩側、外眼角延長綫上方內部	穴位	頭顱部凹陷處	檢驗書新增體表義位
鼻山根	鼻骨最高處微陷處、兩眼內眥連線中點	山腳、鼻梁、穴位	鼻梁部位	
印堂	兩眉間內部	兩眉之間的部位、穴位	兩眉之間部位	
腰眼	腰後第四脊椎骨棘突兩側微陷處	穴位	腰椎兩側凹陷部位	檢驗書新增體表義位

根據上表,局域層的穴位詞雖具穩定性,但不是靜止不動,仍出現新義。檢驗書所見新義並未旋生旋滅,持續被後代檢驗系統繼承,說明檢驗書穴位詞不貴多,重要的是其特殊性與研究價值。

不難發現多義穴位詞在檢驗體系表義趨於一致,指“體表”或“骨骼”,且以“體表”義較常見。為何檢驗書的多義穴位詞有此現象呢?筆者認為可從“歷史背景”、“驗屍項目”、“實務需求”來解釋。

歷史背景方面,古代沒有X光、超音波等儀器,加上傳統觀念不贊成屍體解剖,檢驗只能靠五官感受,目力所及只有屍體外部位置,無法透視體內、抽象的穴位。

驗屍項目方面,根據屍格的規定,體表、骨骼是檢驗項目,未提到穴位必須檢驗。儘管檢驗書保留一些穴位詞,意不在穴位本身,是其對應的“外在體表”或“骨骼”。

實務需求方面,檢驗與醫療目的有別,醫學重在治療保健,檢驗重在查明傷勢、死因,按理檢驗不須用到穴位。但檢驗書仍保留記錄,除了用來急救外,還可以定位,當作描述身體部位的參考,此時的穴位指“體表”義或“骨骼”義。

準此,檢驗體系多義穴位詞在語義上的共同點是指“體表部位”或“骨骼”義。進一步追問:多義穴位詞的穴位義與體表、骨骼義之間有何關連呢?此語義變化的問題於下節說明。

三、穴位詞語義演變方向與機制

根據前面分析的結果,顯示有些穴位詞是多義詞,這是否會影響穴位詞術語身分的判定呢?

《中國大百科全書》“術語”條提到術語有4個特徵:“專業性”、“單義性”、“科學性”、“系統性”。專業性指專業的特殊概念。單義性指在一特定專業範圍內是單義的。科學性指語義範圍準確。系統性指在一門科學或技術中,每個術語的地位只有在這一專業的整個概念系統中才能加以規定。根據術語使用範圍,可分為“純術語”、“一般術語”和“準術語”。純術語專業性最強(如“等離子體”),一般術語次之(如“壓強”),準術語(如“塑料”)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中,逐漸和一般詞彙融合。⁸³

83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363。

有關術語的特徵，張顯成認為“單義性”與醫學用語不太相合，應修改為“意義的非單一性”（常有多個意義）、“意義的特指性”（醫學用語所指與全民用語不完全相同）。⁸⁴ 陳增岳則認為現代術語有 4 個特性：“單義化”、“理性化”、“系統性”、“理據性”，古代術語很難用這些標準去衡量，如古代醫藥用語具備邏輯性、說理性、抽象性等特點，但不見得是單義性。⁸⁵

是否能以現代術語的眼光檢視古代穴位詞呢？筆者同意張、陳之見，應考慮時代和概念形成的因素。人體穴位眾多，初步發現是許多穴位符合“單義性”，部分穴位是“多義詞”，而且有些義位出現時間很早也很接近（如見於同書），如“臚中”見於《靈樞》，其中的《海論》用來指兩乳正中間的部位，《根結》用來指任脈的一穴位；“髀關”見於《靈樞》，《經脈》用來指足陽明胃經的穴位，同一文“髀關”又指股關節處；“膺俞”見於《素問》，其中的《水熱穴論》用來為中府穴異稱，《氣穴論》用來指胸部兩旁的 12 個穴位。再如《洗冤集錄》有 11 個多義穴位詞，構成檢驗之穴位系統。穴位確實具醫學術語的身分，從原型論（prototype theory）來看，典型穴位有專業性、系統性、理據性、單義性特徵，偏離典型的穴位就不具“單義性”。

其實“單義”、“多義”之爭正反映純術語、一般術語、準術語的轉化過程，單義穴位“專業性”強，如前舉“臚中”、“髀關”、“膺俞”見於醫學文獻或醫學語境，罕用或不用於非醫學文獻，“普遍性”弱。多義穴位詞“專業性”趨弱，適用語境變多，“普遍性”變高，為轉化身分鋪路。由此可知局域層詞彙也會變動，證據是有些穴位詞新增義位成多義詞，朝一般術語（偏離典型）邁進。

驗屍是判決獄訟前的實務工作，觀現場、勘傷勢、驗死因不僅是檢驗人員的責任，也是相關人士關注的焦點，檢驗書所述與人民息息相關，舉凡驗屍步驟、敘述屍體現象的文字，均有樸實淺顯的特點。檢驗書穴位詞有“不用穴位義”之共同點，說明穴位系統有些詞已悄悄轉成一般術語。

接著，回應前揭的追問，釐清穴位義與體表義/骨骼義之間的演變方向與機制。

84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研究》，頁 57—62。

85 陳增岳：《隋唐醫用古籍語言研究》，頁 7—8。

人體數百個穴位多數是單義詞，少數是多義詞。歸納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彙釋》與李經緯等《中醫大辭典》的記錄，筆者發現多義穴位詞有 4 種情形：第一，同一穴位詞指稱不同穴位，如“膺俞”、“大都”；第二，表穴位或經絡，如“大腸經”、“豐隆”、“支正”、“大鐘”；第三，表穴位或骨名，如“臑骨”、“枕骨”、“腕骨”；第四，表穴位或體表，如“臄中”、“髀關”、“魚際”、“太倉”、“伏兔”、“腓腸”、“足心”。《洗冤集錄》多義穴位詞屬於第三、四類。

第一類成因可能是時間因素導致的，如“大都”，在《靈樞》屬足太陰脾經，位在大趾本節隆起處；在明代《奇效良方》（收錄宋至明初醫方）屬經外奇穴，八邪之一，在手大指、次指虎口，赤白肉際。另一個原因是定指（definite）、泛指（generic）之別，如定指的“膺俞”是中府穴，表泛指的“膺俞”指胸部兩旁穴位。

第二～四類義位之間是有關連的。第二類表穴位或經絡者，該穴位在經絡上，如“大腸經”穴在食指邊緣，手陽明大腸經正起於食指之端。第三類表穴位或骨名者，該穴位就位於骨骼附近，如“臑骨”穴在梁丘穴（膝上二寸）旁，而“臑骨”在古代指股骨（膝上大骨）。第四類表穴位或體表者，該體表處相當於穴位對應處，如“臄中”穴位於兩乳頭之間，“臄中”可指兩乳正中之體表部位。

就目前掌握的文獻判斷本文 11 個詞義位產生時間，穴位義與體表義多見於上古，可視為同時，少數是體表義早於穴位義，或者相反；有 3 詞具骨骼義，骨骼義時代較不一致，有早有晚。不過，文獻證據僅供參考，因為資料庫收錄的書籍有限，總有漏網之魚。再者，無法排除訊息未記載，或文獻亡逸散失的情形。復次，穴位常有許多異稱，各稱見於文獻的時間不一。這些都是影響時代判斷的變數。檢視文獻之餘，還得考慮語義發展的普遍性與系統性。

張顯成整理先秦兩漢醫籍時，將人體部位分為實指部位名和虛指部位名，他認為如果一詞可表實指部位，又可指穴位，屬虛指部位名，則實指應當產生在前，虛指產生在後。⁸⁶再者，第一節提過王前以“人中”為例，主張先有體表部位義，才有穴位義。可知張、王二人主張是接近的。

由於張顯成文中只下了斷語，未說明推理過程，筆者猜測其說源自“實義

86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彙釋》，頁 201—202。

比虛義早出”的隱喻 (metaphor) 思維。⁸⁷ 雖然隱喻是常見的演變機制, 但穴位義、體表義之間果真是隱喻嗎? 進一步問: 體表與穴位本質上分屬不同領域的概念嗎? 兩者有相似處嗎? 姑且順其想法, 倘若體表義早於穴位義, 則邏輯上穴位詞普遍是多義詞, 均有體表義, 但這有違於前揭“少數穴位有體表義”之事實。反過來說, 體表是模糊的概念, 生活中無細辨之需求, 一般人不太清楚“雲門”、“中府”、“隱白”、“大陵”指何處的體表, 又如何從體表隱喻出穴位呢? 要以模糊、大略的體表隱喻出有具體位置的穴位 (阿是穴除外), 有違隱喻的常理。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隱喻概念具有“系統性”、“類型學意義”, 如漢語、英語文化中, 人們以具體的金錢來理解抽象的時間, 談論時間的語言是成系列的, “時間就是金錢”是隱喻概念, “時間就是金錢”蘊含著“時間是有限的資源”, “時間是有限的資源”蘊含著“時間是寶貴的商品”, 所以我們會說“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寫論文花了我無數歲月”、“時間是有限的”、“這麼做比較省時間”、“好好珍惜時間”、“你還剩下很多時間嗎”、“趕緊安排時間吧”、“謝謝你騰出寶貴時間”。如果穴位義、體表義之間是隱喻, 即便穴位是中國傳統醫學特有術語, 不適用類型學檢驗, 那麼, 穴位隱喻是否具有系統性? 例如同屬某一經脈的穴位源自相同的隱喻思維, 或描述穴位的語言是成系列的。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

據上, 張、王主張“由具體的體表義隱喻出抽象的穴位義”之說看似合理, 其實是有問題的。筆者認為穴位義、體表義之間不是隱喻關係, 而是“轉喻” (metonymy) 關係, 常態的演變方向是“由穴位義到體表義”, 即專業術語義 (穴位義) 通過“轉喻”機制產生體表義 (骨骼義發展過程類此, 併述之)。⁸⁸

“轉喻”是常見的語言與認知現象, 是單一概念域內的映射 (mapping), 同

87 隱喻的介紹參見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5th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19 – 587.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4 – 35.

88 少數是“骨骼轉喻成穴位”, 如“髌骨”當骨名早出, 當穴位名晚出, 後者見於元代王國瑞《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明代楊繼洲《針灸大成》等書。“髌骨”一指“股骨”, 因為該穴位在膝蓋附近, 距股骨不遠, 故以“髌骨”命名。然而少量的“骨骼轉喻成穴位”看似是演變的反例, 其實不違反“轉喻”思維, 符合以顯著度高的骨名“髌骨”為新發現的穴位命名。

一領域內的兩個實體或概念之間有相關性,以顯著度高的實體(或概念)代替顯著度低的實體(或概念),⁸⁹如“掛電話”是以電話代替聽筒(整體代替部分)、“黑手”指維修機器或車輛的人(部分代替整體)、“數饅頭”指計算退伍前的日子(部分代表部分)。

身體是五官、四肢、臟器、骨骼、肌肉、神經、血管、血液、穴位等的集合,眼睛可視的部位顯著度較高,我們會問“你的腳怎麼了”,而不是說“你腳的骨頭怎麼了”、“你腳的血管怎麼了”。顯著度不是一成不變,可能隨著知識背景、學科進展有所變化。傳統醫學的穴位用於治療疾病、保健養生,專業醫人必須知道穴位位置,牢記功效與配穴,嫻熟針灸技巧。古代的醫學教育裏,穴位是針科(或稱針灸科)的核心知識,是認知思維的焦點,有較高顯著度。語言世界不是每一處體表都設有專名,常有“詞彙空缺”(lexical gap)現象,如臉部以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臉頰、額頭涵蓋之,臉的其他位置則缺乏專名稱之。

面對這個困境,古人用的辦法是以同屬身體概念域的“穴位轉喻體表”(部分代替部分),原因是穴位數量多,覆蓋周身,對醫人而言,穴位顯著度高,遇到無專名指稱體表時,便以穴位稱之。所以醫書經常出現“穴位轉喻體表”的例子,這個義位再擴散到非醫學之檢驗書、小說等文獻。

論述至此,將穴位詞語義演變方向與機制製圖如後(塗實方框表顯著度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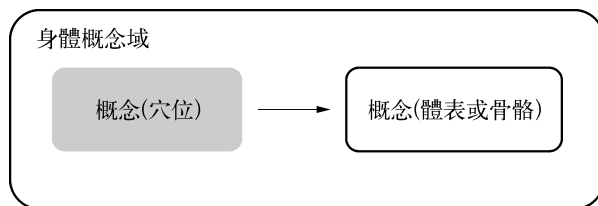


圖2 部分代替部分之轉喻示意圖

89 轉喻的介紹參見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5th ed, pp.19 – 587.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pp.36 – 41. Kövecses Zoltán and Radden Günter.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1 (1998).: pp.37 – 78. 謝建雄:《當代臺灣漢語慣用轉喻: 認知語言學取徑》,《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2008 年第 4 卷第 1 期,頁 55—67。

如果穴位可轉喻體表或骨骼，為何只有某些穴位發生轉喻，而非“所有穴位”均出現轉喻？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交際需求”的問題。語言交際若有細分體表之需求，又逢詞彙空缺時（這兩者屬於客觀條件），考慮以穴位稱之，如《論沿身骨脈及要害去處》：“顙門之下者髮際，髮際正下者額，額下者眉，眉際之末者太陽穴，太陽穴前者目”，“顙門”、“額”、“眉”、“目”是專名，“髮際”、“太陽穴”對應之體表出現空缺，基於檢驗之交際需求，以穴位名轉喻。

反之，缺乏“交際需求”，轉喻就不會發生。如耳部有翳風、瘰脈、和膠、顙息、耳門、聽宮、聽會、曲鬢諸穴，僅“曲鬢”有體表義，從檢驗脈絡來解釋，驗屍得注意“曲鬢”位置，該位置無詞可稱，促使“曲鬢”出現體表處；其餘位置無須細辨，其他穴位未出現體表義。古時以“穴位轉喻體表或骨骼”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

有些次要因素可能導致穴位轉喻，如時間、空間、方俗、語用修辭等等。以“肩井”、“肩髃”轉喻肩胛骨即是“語用修辭”的緣故。唐代《備急千金要方》已見“胛骨”，該詞流通廣泛，宋代《洗冤集錄》不稱胛骨，讓“肩井”、“肩髃”新增義位稱之，是個人的語用修辭。次要因素影響範圍有限，故不是所有穴位全部發生轉喻。

由於術語系統的轉換，穴位轉喻已走入歷史，失去活力。古代交際雙方（如醫人之間）瞭解穴位位置，以穴位轉喻不會發生問題。時移至今，傳統醫學已非主流醫學，人體知識的建構用的是西醫系統，難以再見穴位轉喻的新例。

四、檢驗書穴位的分布及記錄的保守性

傳統醫書詳述人體穴位，檢驗書則有選擇的記載，站在檢驗的立場，本節處理的問題是：第一，檢驗書穴位分布有何特色？第二，檢驗書急救方法有不載明穴位的現象，反映了何種觀念？後代檢驗者對此是否做出不同的抉擇呢？

針對第一問，筆者發現檢驗用穴位集中於“臉部與肩部”，零星見於背部等位置。以《洗冤集錄》為例，臉部 7 個穴位詞，如“頰車”、“髮際”、“曲鬢”、“太

陽”、“太陽穴”、“鼻山根”、“印堂”；肩部有 3 個，如“肩井”、“肩髃”、“缺盆”；背部僅一個，是“腰眼”。為何檢驗所見穴位多分布在臉部與肩部呢？

綜覽《洗冤集錄》，宋慈對頭部、臉部的描述十分仔細，如《驗屍》：“正頭面：髮長、頂心、顙門、髮際、額、兩眉、兩眼、鼻、口、齒、舌、脰、喉、胸、兩乳、心、腹、臍、小肚、玉莖、陰囊、兩腳大腿、膝、兩腳臙肱、兩腳脛、兩腳面、十指爪。”屍體正面要檢查 27 個部位，“髮際”至“脰”共 12 處分布於頭臉，佔了 44%，顯示臉是驗屍的重點項目。前面提過檢驗的穴位多用體表義，正因為臉是驗屍重點，所收穴位集中於臉部是合理的。

針對第二問，檢驗書內容不是完全可信，歷代檢驗書與現代學界曾指出《洗冤集錄》的錯誤，如滴骨親、掘屍蒸骨等等，不擬重複。目前尚未有人反思穴位的問題，筆者認為從急救不提穴位詞的記載，可證明檢驗系統重視“實用性”。

《洗冤集錄》的歷史地位是無庸置疑的，但 13 世紀與 21 世紀的驗屍有顯著的落差是不爭之事實。從兩個方面見出端倪。

第一，從檢驗人員來看，現代驗屍主要由法醫負責，法醫受過專業的醫學訓練，古代驗屍由檢官負責，見《條令》：“諸驗屍，州差司理參軍，縣差尉，縣尉闕，即以次差簿、丞，監當官皆缺者，縣令前去。”檢官一職由州縣的官員任之，而非醫人所擔任。

除了檢官不具醫人身分之外，更嚴重的問題是態度怠惰，從宋慈經常提醒“檢驗貴在精專，不可失誤”、“須是詳細檢驗，務要從實”、“切須仔細辨別真偽”、“凡檢覆，須在專一，不可避臭惡”，可見當時有檢官會因屍體臭惡、壞爛等理由，不親臨視，不做檢驗、延遲檢驗或隨便檢驗，抑或差遣仵作（差役）、行人（小吏差役）、坐婆（產婆）、穩婆（產婆）代為檢驗，片面相信他們的驗屍結果。

“仵作”屬於賤民，地位低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平日從事殯葬業；“坐婆”屬六婆之一，亦為輕賤職業。代為檢驗可能產生買通或揣測心意，衍生不實檢驗之弊端。無論如何，可確定的是古代驗屍人員未受過專門的醫學訓練，不是常態性職務，有案件通報時，由地方官員或仵作等負責檢驗。古代驗屍憑藉“經驗”，而非堅實的醫學素養，在這種氛圍下，不難想見為何出現《洗冤集錄》

這種指導手冊。

第二，就檢驗方法而言，現代有科學儀器與設備可進行解剖、病理、毒物的化驗，撇除設備不說，基於孝道思想，古人有全屍觀念，只能檢視體表，罕做解剖之破壞性檢驗。

據此，無論是檢驗人員的素質，還是所用的檢驗方法，均說明古代的驗屍備受限制。既然負責驗屍的官員、仵作憑藉的是經驗相傳，他們是否能熟悉全身穴位，通盤掌握穴位知識，提供更到位或具有醫學專業的陳述呢？從前揭第一點來看，這是有困難的。當遇到“急救”場合時，檢驗書選擇了實用性高的“體表定位”法。

《洗冤集錄·救死方》：“斃死……又灸兩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壯。”下注：“聚毛乃腳指向上生毛處。”此段文字與晉代醫書所記類似，見《肘後備急方·卷1·治卒斃寐不寤方》：“卒斃不覺，灸足下大指聚毛中二十一壯。”⁹⁰“聚毛”是“三毛”的異稱，“三毛”是人體部位名，在足大趾爪甲後方皮膚上有毛處。⁹¹由此可知〈救死方〉有其源頭，引用了前代醫書的急救法。

“兩足大拇指聚毛中”是定中式短語，據其描述，此處有“大敦”穴，灸“大敦”可救昏厥，符合文意。其實“大敦”不是新詞，遍見於醫籍，如《黃帝內經素問》、《鍼灸甲乙經》、《脈經》、《外臺秘要》、《千金翼方》、《備急千金要方》、《聖濟總錄》等書。衆所周知，古之引用往往不是原句照抄，經常有所更動，此處若寫出穴位名，作“灸大敦三七壯”，表義會比“灸兩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壯”清晰。然而，宋慈不是如此處理，而是選擇體表定位。專業術語有賴學養，體表定位則更加直接迅速，適合救急，字裏行間透露出檢驗書的“實用性”。⁹²

⁹⁰ 葛洪：《治卒斃寐不寤方》，《肘後備急方》，卷1，頁8。

⁹¹ 醫學百科“三毛”條，<http://cht.a-hospital.com/w/%E4%B8%89%E6%AF%9B>。嚴格而言，“聚毛”與“三毛”有別，“醫砭”引用1978年啟業書局的《中醫名詞術語大辭典》，“三毛”位於足大趾趾骨第二節，“聚毛”位於腳大趾趾骨第一節後方的皮后橫紋部（三毛的後方）。參見醫砭之“聚毛”條，<http://yibian.hopto.org/shu/?sid=1412>。醫砭之“三毛”條，<http://yibian.hopto.org/shu/?sid=1411>。

⁹² 除了檢驗系統重視實用性之外，傳統醫學曾有實用的主張。《抱朴子內篇·雜應》：“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穴位系統十分複雜，未受過專業訓練，難以掌握。事實上，魏晉南北朝時，針灸治療便遇到穴位位置分歧的難題，某穴位的正確位置與（轉下頁）

捨棄專業的穴位詞不稱,以體表定位的表述方式,後代檢驗者對此是否提出不同的看法呢?

檢驗書是指導檢驗工作的實務手冊,宋代《洗冤集錄》問世,從當時到民國初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力,被檢驗者奉為圭臬。元代《無冤錄》未收《救死方》,清代《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則照錄《洗冤集錄》所述。清代許槿擅長文字學,工詩文,亦習醫,其《洗冤錄詳義》勇於糾正《洗冤錄》之誤,但是,他在“又灸兩足大拇指聚毛中三七壯”上方眉注小標“灸足大指”,簡單地指明位置,未多做醫學專業的說明(如寫出該處穴位名),意味了許槿不認為原說有何不妥。《洗冤錄詳義》以後的《洗冤錄摭遺》此處沒有著錄。換言之,排除未錄者,其他檢驗書延續《洗冤集錄》文句原貌或旨意,未補充說明對應的穴位名。

儘管穴位的例證不算多,從這些蛛絲馬跡中,看到後代檢驗書照錄原句,不多做專業說解的現象,說明檢驗界對此知識系統抱持認同、服膺的態度,以及堅持實用性的價值觀。

總結前述,因為臉部是驗屍的重點,所以檢驗書穴位對應的體表多分布於臉部。古代主管檢驗的是專研詩書典籍的官員,儘管不乏許槿這類飽學之士,但檢驗隊伍整體素質是偏低的。協助驗屍(或實際做驗屍)的仵作、坐婆,教育程度低落,他們沒有能力熟稔醫書,精通穴位。假如檢驗書以專業的穴位詞記錄急救法,恐難以達到應急救死之效,故選擇便捷的體表定位。歷代《洗冤》系列著作亦恪遵其述,不多做補充或改易,是檢驗體系重視實用的展現。

五、結 語

歷來有關穴位語言現象的討論不多,且主題有限,集中於穴位命名問題,

(接上頁)能夠治療什麼疾病,經常眾說紛紜。後來,隋唐曾對穴位知識做了兩次整理。為何穴位的位置很重要?因為傳統醫學的針灸強調孔穴的正確,位置不對,無益於事。然而唐代孫思邈曾提出“阿是穴”之說,即不問孔穴,在痛處針灸,旨在容易掌握,簡單易行,倉促之際,應手可得。由此可見“阿是穴”強調的是實用性。參閱王明:《雜應》,《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卷15,頁248。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2—27、頁49—56。

時移至今，穴位的語言研究進展仍緩。再者，研究穴位的材料是醫籍或醫學記錄，較少運用其他文獻，事實上，作者背景、著書理念、書寫方式等因素都會影響語言的面貌。有鑑於現狀，筆者做了新嘗試，結合過去少被關注的材料與研究對象，變換視角，開展思路，選擇從檢驗系統看穴位詞語義變化與相關問題。

就穴位本體的研究而言，本文詳細描寫各詞語義及語法表現，追溯語義出現時代，勾勒發展過程，在實例中發現問題，提出有條理的解答。研究對象篩自宋代宋慈《洗冤集錄》，再核對後代檢驗書、歷代傳世文獻與先秦兩漢出土文獻的用例。

《洗冤集錄》穴位詞有單義與多義，單義即是術語義，指穴位；多義是穴位名之外另有他義，是本文考察的對象。多義詞有 11 個，即“肩井”、“肩髃”、“缺盆”、“頰車”、“髮際”、“曲鬢”、“太陽”、“太陽穴”、“鼻山根”、“印堂”、“腰眼”，分屬經穴或經外奇穴。其中“鼻山根”為宋代詞，是“山根”異稱，後世政書、律例採用“鼻山根”一詞。其餘穴位詞擁有悠久的歷史，有的還衍生新義，如“肩井”、“肩髃”的骨骼義，“太陽”、“太陽穴”、“腰眼”的體表義。可見檢驗書對穴位研究有不可抹滅之價值。

整體看來，檢驗書多義穴位詞通常不用穴位義，而是指穴位對應的體表或鄰近骨骼，如“印堂”指兩眉間的體表，“肩髃”指肩胛骨。穴位搭配的動詞以治療類動詞為主流，“山根”、“印堂”還經常搭配顏色類形容詞。

從歷史背景、驗屍項目、實務需求三點來看，古代驗屍重在檢視體表，內部的穴位則不是重點。但並非每處體表均有專名可稱，遇到“詞彙空缺”時，以遍布全身的穴位指稱體表或骨骼是當時的認知思維。

穴位義與體表義（或骨骼義）是有關連的，考慮文獻資料與語義發展的系統性，大抵穴位義早於體表義（或骨骼義），兩者是部分代替部分的“轉喻”，穴位轉喻體表的原因是，穴位為針科的核心知識，是認知思維的焦點，有較高顯著度，體表無詞可稱時，古人以同屬身體概念域的穴位轉喻之。不過，穴位發生轉喻還得考慮交際需求（主要因素）、語用修辭（次要因素）等問題。

從行業來看，穴位是醫療人員工作用詞，可歸入行業語；以詞語性質來看，穴位詞是專業術語。穴位詞的特點是專業性強、普遍性弱、穩定性強，處於詞彙

的局域層。穴位詞出現其他義位,成為多義詞,說明局域層內部發生波動,高度穩定的穴位不是永遠停滯,仍可能產生新義或異稱。換個角度談,從單義到多義,表示某些穴位已從專業術語進入一般術語的行列,不僅僅流通於醫學領域,亦用於檢驗實務。

站在本文所論之文獻材料立場論穴位,發現檢驗書穴位詞分布有自己的特色,集中於臉部,其次是肩部。原因是臉部為驗屍重點。

古代的檢驗體系重視實用性,如《洗冤集錄》談急救法時,在救急場合便捨專業術語(穴位)不用,改以便捷的體表定位。後代有的檢驗書選擇照錄原文,未見醫學專業的補充。這種處理方式說明檢驗體系奉《洗冤集錄》為圭臬,實用性是始終堅持的價值觀。

(作者: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

丁錫根點校：《五代史平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王如鑒撰，馬千里校訂：《本草約編》，清稿本。

王叔和：《脈經》。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 年。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王肯堂：《證治準繩》，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 年。

王國瑞：《扁鵲神應鍼灸玉龍經》，《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46。香港：迪志公司，1999 年。

王與：《無冤錄》，《續修四庫全書》，冊 9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王燾：《外臺秘要》。北縣：中國醫藥研究所，1985 年。

王懷隱編著：《太平聖惠方》。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年。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朱震亨：《丹溪醫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年。

朱橚等編：《普濟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 年。

吳謙、劉裕鐸等奉敕纂：《御纂醫宗金鑑》，《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82。香港：迪志公司，1999 年。

宋慈著，高隨捷、祝林森譯注：《洗冤集錄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宋慈著，楊奉琨校譯：《洗冤集錄校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 年。

李如圭：《儀禮集釋》。《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

- 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 阮元審定，盧宣旬校：《重刊宋本儀禮注疏附校勘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 姜燕：《〈甲乙經〉中醫學用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律例館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續修四庫全書》，冊 9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皇甫謐：《黃帝針灸甲乙經》。北京：學苑出版社，1995 年。
- 皇甫謐：《鍼灸甲乙經》。民國十二年北京中醫社修補清光緒間江陰朱文震刊本。
-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唐慎微：《證類本草》，《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40。香港：迪志公司，1999 年。
-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臺北：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年。
- 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柴鐵劬：《針灸穴名解》。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 年。
- 高式國：《高式國針灸穴名解》。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2 年。
- 張三錫：《醫學準繩六要》，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 年。
- 張仁編著：《經外穴精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年。
- 張介賓：《類經圖翼》，《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776，香港：迪志公司，1999 年。
-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 張顯成：《先秦兩漢醫學用語匯釋》。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2010 年。
- 許槿：《洗冤錄詳義》，《續修四庫全書》，冊 9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陳自明：《新編婦人良方大全》，元勤有書堂刻本影印。
- 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2007 年修訂二版。
- 陳夢雷等編：《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 年。
- 陳增岳：《隋唐醫用古籍語言研究》。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6 年。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84 年。
- 楊維傑編：《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84 年。
- 葛元煦：《洗冤錄摭遺》，《續修四庫全書》，冊 9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葛洪：《肘後備急方》。長沙：岳麓書社，1994 年。
- 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 年。
- 鄒濬智、蔡佳憲：《是誰讓屍體說話？：看現代醫學如何解讀〈洗冤集錄〉》。臺北：獨立作家，

2016 年。

劉接寶：《腧穴名稱由來與應用》。臺北：志遠出版社，2017 年。

劉熙著：《釋名》，載清·王謨輯《漢魏叢書 86 種》。臺北：大化書局，1983 年。

醫砭之“三毛”條，<http://yibian.hopto.org/shu/?sid=1411>。

醫砭之“聚毛”條，<http://yibian.hopto.org/shu/?sid=1412>。

醫學百科“三毛”條，<http://cht.a-hospital.com/w/%E4%B8%89%E6%AF%9B>。

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二）論文

王前：《中古醫書語詞研究》。杭州：浙江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09 年。

俞理明：《詞彙的分層及其外圍成分》，《蘇州大學學報》2014 年第 1 期，頁 120—126。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認知與語言初探——以〈洗冤集錄〉下肢詞為例》，《淡江中文學報》2019 年第 40 期，頁 77—116。

高婉瑜：《試析〈洗冤集錄〉的頸喉詞》，《漢語史研究集刊》2018 年第 25 輯，頁 151—160。

高婉瑜：《宋代檢驗書的身體圖像：〈洗冤集錄〉骨骼詞的建構與探索》，《人文中國學報》2021 年第 32 期，頁 83—123。

曹小云：《〈洗冤集錄〉詞語札記》，《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6 年第 4 期，頁 469—473。

陳重方：《〈洗冤錄〉在清代的流傳、閱讀與應用》，《法制史研究》2014 年第 25 期，頁 37—94。

陳重方：《〈洗冤錄〉的流傳與中國檢驗制度的建立》。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古典文獻組碩士論文，2012 年。

翟毅寧：《〈洗冤集錄〉詞彙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1 年。

謝建雄：《當代臺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2008 年第 4 卷第 1 期，頁 55—67。

王家讓：《腳趾“變”手指——你所不了解的斷指（肢）再造術》，“每日頭條·健康”，網址：<https://kknews.cc/health/gvyp8zm.html>。

二、外文

（一）專書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5th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āli Dictionary, <https://palidictionary.appspot.com>

(二) 論文

Kövecses Zoltán and Radden Günter.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1 (1998): pp.37 – 78.

A Study of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Names of Acupuncture Point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in Examination Books

Kao, Wan-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studies of the terms used for acupuncture points are scant, and they mostly focused 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s of acupuncture points found in medical books. As linguistic styles in literature vary, they yield hints to reconstruct the contexts and formation of a text, as well as the writing attitudes of its author. The present essay is a new attempt to deal with both the materials and subjects in an integrated study of the examination books and the names of acupuncture points.

First, this study expands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of acupuncture points. From the *Xiyuan jilu* (*Collected Cases of Injustice Rectified*), it selects acupuncture point terms with multiple meaning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Jianjing* (*Shaoyang* gall bladder meridian of the foot), *Jianyu* (large intestine meridian of the hand), *Quepen* (*Yangming* stomach meridian of the foot), *Jiache* (*Yangming* stomach meridian of the foot), *Faji* (hair line), *Qubin* (*Shaoyang* gall bladder meridian of the foot), *Taiyang*, *Taiyang* point (temple), *Bishangeng* (bridge of nose), *Yintang* (ophryon), and *Yaoyan* (lumbar). We shall observe their evolution, clarify the errors found in notes, recognize semantic units and syntax combinations, and infer the semantic evolution direction and mechanism. Nex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xamination books, this study generalizes the distribu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and reflects upon the doubts of examination

records and later generations' attitudes towards relevant treatments.

In this study we realize that some acupuncture point words in the examination books have new semantic units. The acupuncture point terms with a single meaning are so nam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acupuncture point. The semantic direc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 terms with multiple meanings consistently refers to the body's surface or bones. According to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the system of semantic evolu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eanings of acupuncture points appear before those of the body's surface or bones; hence, the semantic change is a metonym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interactive demand and lexical gap, acupuncture points are a metonymy of the meanings of the body's surface or bones.

In the examination books, the distribu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is mainly to the face, followed by the shoulder; this is because the face is the key to postmortem examination. The first aid method recorded in the examination books was once positioned on the body's surface; it reveals practicality. Given the authority of *Collected Cases of Injustice Rectified* and the examiners' qualification, practitioners of later generations chose to copy the original texts without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his practice reveals the practical values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Keywords: the examination books, *Collected Cases of Injustice Rectified* (*Xiyuan jilu*), acupuncture point terms, polysemy, metonymy.